

神聖：

神（存在？如何認知、表達？）

聖（體驗、境界）

凡俗：

凡（物質、實在、世界）

俗（屬人、社交、規範）

pro = before (outside) the

fanum = sanctuary

重溫人類的歷史

137億年前（大霹靂 Big Bang理論）宇宙出現

地球出現（45億年前）

美索不達米亞楔形文字（五千多年前）

重溫文明歷史之旅：

13世紀（西方中世紀）800年前

哥德式大教堂時代

這個時代：民族入侵、互相交換文化，由於物質上的困難，因此提升屬靈方面的發展，亦是智力的啟蒙時間。可以說，18世紀之前的中世紀時代西方有文藝復興、啟蒙運動及浪漫主義。

蒙古帝國第三次西征（1252）成吉思汗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。他以屠殺及劫掠聞名的。現時的歐洲是在蒙古大帝國的西面的地方。成吉思汗無意去促進文化交流，不過他實質上就做了這件事情。陸路及海上絲綢之路是東西交通的網絡。由於他的帝國統治那麼大的版圖，因此所有地方都通行無阻，而無需要設置關卡。因此，西方人士就陸陸續續前往東方，特別是去中國（當時的元朝）去接觸。這樣就造成很多中西文化交流。

1257年蒙古軍隊向阿拉伯帝國首都巴格達進軍，使阿拔斯王朝（Abbasid）滅亡。

因蒙古軍隊統帥之妻信奉景教，巴格達城中基督徒獲得哈里發的王宮作為教堂。

1259年蒙古大軍圍攻大馬士革，逼令敘利亞的阿尤布王朝（Ayyubid）投降。

拜占庭帝國與西歐眾國均派使者有意與蒙古結盟。

1279年元將擊敗宋軍，丞相陸秀夫背著宋帝趙昀跳海殉國，宋朝滅亡，元朝統一中國。

1275年義大利馬可波羅晉見元世祖，其《馬可波羅遊記》吸引歐洲人東行中國。

波斯天文學、西域醫藥便在此時傳入中國；而中國的印刷術、火藥，也經蒙古西征而傳入歐洲。

十字軍東征（1095-1271）：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衝突，因為伊斯蘭教佔領了耶路撒冷，致令基督徒不能去聖地朝聖。

因為十字軍東征同阿拉伯接觸之後，將亞拉伯不斷保留的希臘文化傳到西歐。13世紀時重新把失落的希臘文化再傳到西歐，這被稱為「文藝復興」，就是回覆古希臘及古羅馬的文化。當時有柏拉圖、亞里斯多德哲學。由於把亞里斯多德的哲學帶到西歐，因而產生多瑪斯·阿奎那。他所寫的《神學大全》一直影響其後的天主教思想，都是因為將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le）的思想引入歐洲。天主教神學就是以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為基礎的。

魯米(Rumi)為波斯的伊斯蘭教蘇菲派神秘主義詩人。他建立的旋轉苦行僧教團祈禱時不斷的轉圈，為了使靈魂從塵世的束縛中解脫出來，自由而愉快地與神交流。「苦行僧」字面的意思是「門檻」，即是物質世界到精神世界的入口。

聖方濟各是西方的一位「苦行僧」，以簡樸精神過貧窮的生活，致力於祈禱、勞力工作與宣講福音。他的清貧生活將中世紀教會的奢華生活從物質提升到精神層面。

18-21世紀的西方由神聖進入凡俗。

第一次工業革命：使用水力及蒸汽的力量作為動力源（1750-1850）

第二次工業革命：使用電力為大量生產機械提供動力（1870-1914）

第三次工業革命：使用電子裝置及資訊技術以增進工業製造的精準化、自動化（1970-2010）

第四次工業革命：智慧型整合感控系統，高度自動化（2011-）人開始慢慢地將控制環境及世界的權力交給那些所謂智慧的機械人。13世紀的神聖到此已經失去了。

重溫人類文明歷史之旅的目的，是要讓我們這些現代人去反思，究竟有什麼基本的做人問題？人為什麼而存在？為何要消滅其他的人呢？為何有生命？為何有死亡？為何要尋找生命的意義？何解？

凡俗的現代人

雲端運算：是不讓我們把資料儲存在私人的電腦，而是要我們把我們的程式、資訊、私隱等所有的資料都放在雲端，來統一思考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究竟覺得自己是怎樣的呢？被別人控制著，人就慢慢地走進虛擬世界裡面。

認知計算：它可以學習、自動推理、語言學習識別，可以模仿人腦的功能去做計算。

人工智慧：是模仿人類及人類的思維，能夠觀察周圍的環境及行動，來達到其目標。它就要變成一個人一樣，擁有人的推理、知識、計劃、學習、交流、審思、言導、移動物件、使用工具及操控機械的能力。

它要模仿人的智慧，其實它對人的智慧也不是很認識的。一牽涉智慧，就應該牽涉人有沒有靈魂、人有沒有自主，人的靈魂會不會隨著肉身而滅亡呢？這些是一些宗教性及信仰的問題。

凡俗的現代人因此而驕傲到不承認有超越人的神，因為自己可以自主，人可以做一切的事，認為自己就是神。

剔除神聖

現代人在那麼優越的環境中，覺得是需要解決不讓人去控制，而是要自己去控制一切。當然在過程中好矛盾，因為他不讓人去控制，卻製造一些東西去控制自己，不過，自己覺得無問題。反而，如果有人一生出來或是一個神聖的東西超越他的話，他就不能接受。因為他覺得神聖就是自由的主要障礙。13世紀以來，就不斷要去剔除神聖。就是將13世紀以神聖為中心的生活，包括可以控制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文化的宗教，要逐漸的把它剔除，直至令其不再存在，那就是自由了。那麼，人就可以塑造自己了，就是做什麼都得。

非宗教人要排除神聖。排除神聖之後，就沒有了滋養和支配生命的動力，因而就以「無意識」的衝動來代替神聖。什麼是無意識的衝動？可能是一些偶像、可能是一些幻想出來的世界等等。

「消除神聖」之後，好多現代人感覺焦慮、迷茫和悲觀厭世。因為夢是自己的夢，幻想是自己的幻想，永遠不能走出個人。因為走出個人，他就要依附一般宗教人所講的神聖。由於他不相信有個超越性的起源，就無辦法去解決他生活上的危機，無辦法向一個屬靈的宇宙開放。差不多，他發展了一個物質的世界，好多工具，好多環境，令到他不願去看，亦不願意去看宗教人所講的屬靈的宇宙。在某個程度上，不再開放一個好多人認為存在的屬靈世界。那些人寧願去接受一個明知是虛擬的世界，而很投入地把它當成是真實的。由於他沒有一個終極的完美的依靠，因此他只有把自己封閉在一個自己所想像的東西裡。

其實，剔除聖神而歸於凡俗之後，人仍然要面對痛苦、罪惡，及人最後的歸宿等問題。即使他剔除神聖，也無法解決。雖然現代的醫藥可以減少肉體的痛苦，但是痛苦並不只是肉體的問題。為何人生會有邪惡？為何人要消滅另一個人，消滅另一個種族？那些是剔除神聖後，仍然不能解決的問題。

再看另一些現代人，他們以修道方式，專心感受神聖。

(1) 泰澤團體：他們是一些普通人，在特定時刻去到泰澤，投入去體驗神聖。他們用唱歌、禮儀及一些活動去表達出來。

(2) 旋轉苦行僧：將自己的身體完全融入神聖裡面。用旋轉的方式，忘記自己的身體，忘記自己的存在，而進入神聖的時段。

(3) 夏翠絲-Chartreuse green一種綠色的烈酒，40-55%酒精含量，由132種草本植物萃取釀製而成。此酒的配方是一個在法國的加爾都西修會的隱修士擁有的。這些隱修士在團體中的生活都是個別隱修的。因為他們是要用整個的生命在默靜去融入神聖。他們的生活就是一種投入神聖的方式。

修道 - 令人感染神聖

傳道者不單只是自己去體驗神聖，而且還要去令人感染神聖。

(1) 史懷哲，(2) 德蘭修女，(3) 恩保德神父
他們成為神聖與凡俗的中間人

神聖與凡俗的比對：信仰體系和神聖

在歷史上各地都有信仰，有些是神話，有些是泛神論、多神教、一神教、二元論宗教。還有自然律的宗教，其實，他們稱它為意識形態。在自由社會裡，有自由主義、共產主義、資本主義、民族主義、納粹主義。這些都是以意識形態的概念去做同宗教一樣的東西。最近的生命科學用DNA、人造智慧，可能令人去作為一種崇拜的對象。

涂爾幹 (Durkheim社會學家)：信仰將整個世界劃分為兩大領域，一個包括一切「聖神」的事物，另一個包括一切凡俗的事物。宗教是由神話、教義、儀式和典禮所組成的一種體系。不涉及宗教的各個組成部分，就無法對整個宗教加以定義。

以利亞德(Eliade)：活在神聖存在模態的人為「宗教人」。他的宗教經驗就好像一個啟悟的旅程，在經驗到與神聖相遇後，便從本來處於凡俗的存在模態中過渡神聖的存在模態。他超越歷史與時間，重新經驗到與萬物的根源、終極的本體或與神聖的世界連接與契合。

沈清松：以封閉的「人文主義」與「虛無主義」為信念，而不傷及他人，仍是值得尊敬的。但若以此而排拒宗教，則是既不合理性也不合倫理。若「虔誠與熱衷」於信仰某一宗

教，也是值得尊敬的。但若以此而排拒其他宗教，甚至迫害其他宗教，則是既不合理性也不合倫理。

李震神父：人雖有限，然其意向無窮。人是處在由有限走向無限的旅途中。人的內在動力是不斷自我走出、自我超越、自我成全的動力。宗教應包含「超越性」、「神聖性」、「制度性」。它應能完成完整的人性的需求，實現人內在的潛能。為了能夠接近「超越性」，體會「神聖性」，因此會有「制度性」的教會組織。